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

宋紀七十 丁巳一年

高宗十一

紹興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

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

建康癸未以陳與義叅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

事乙酉以張浚兼樞密使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不

置使至是復置 丁亥何薜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

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

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

參政陳與義
同知樞密沈與求
兼樞密張浚

武進薛應旂編集



身之通鑑卷一
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退而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誓殲敵讐。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

樞使秦檜

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
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䟽待罪不許時帝遇朔望猶
率羣臣遙拜淵聖中丞廖剛言禮有隆殺兄爲君則
君之已爲君則兄之可也但歲時行家人禮於內庭
從之剛殆深探上意善於逢迎矣以秦檜爲樞密
使吏部侍郎呂祉奏瑞安知縣李處廉專事貨賂
交結權勢刻程願著述徧遺朝士以干譽近乃犯賊
繫獄遠近傳咲乞榜諸路勿得見影疑形以毀程學
從之二月癸巳朔日食庚子詔以王倫爲奉迎梓
宮使如金納幣三月丁卯以呂祉爲兵部尚書叅

謀都督府軍事張宗元爲叅議官辛未帝至建康起居舍人呂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求人才卹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強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乏絕姦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其辭固甚順考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侔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而去朝

知樞密沈與求

可憐

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爲備，非策也。又奏江左形勢如九江鄂渚荆南諸路，當宿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西陵建平國之藩表，願精擇守帥，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備矣。戊寅，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己卯，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講和，正爲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爲皇太后。甲申，劉光世罷。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沉酣酒色，不恤國事。

語以恢復意氣佛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爲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不可用也浚不從夏四月戊戌脩濬建康城池以賊徒田舍及逃田充官莊其沒官田依舊出賣丁未岳飛乞終喪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大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鄴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䟽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

取兩子金固不若取子孫
之易何爾時全不料理張德
遠之力不能及耶

小人之陷君子也必先構之
使爭此亦一鑒

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
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
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
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於此舉帝
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
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
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飛詣張浚議
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
呂祉以督府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
下一旦揜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

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艷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飛旣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詔不許。庚戌，張浚累陳岳飛積慮專在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論曰：宋南渡諸將所可倚以成恢復之功，建中興之業者，自岳飛之外，蓋不多得。豈直奮勇善戰而規爲措置，亦自有大過人者。秦檜、奸臣、主和、誤國。

其忌飛也固不容誅矣張浚負一時之望乃亦謂其
意在要君此何說哉愚嘗合其殺曲端之事而觀之
其心事固未可知而休休有容之量恐亦不能如古
之所謂一个臣也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帝召之將
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
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
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出戶也夫
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
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
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

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
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願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
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
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
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羽翼
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
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
永州安國辭遂與提舉萬壽觀六月乙巳沈與求
卒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與求被遇歷御史三院
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帝以其諳練通達克已聽

納及卒謚忠敏。丙辰岳飛因累詔趣還不得已趨
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
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復遣還鎮飛至鎮奏言比
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
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
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
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
聖意所向人人用命。金誅其尚書左丞高慶裔

秋七月粘沒喝以憂死初金主吳乞買召粘沒喝爲
相以訛里朶代守雲中粘沒喝遂失兵柄蒲盧虎欲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不
挫粘沒喝因其所善高慶裔以賊敗下獄粘沒喝乞
免官爲庶人以贖其罪金主不許慶裔臨刑粘沒喝
哭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有今日蓋慶裔嘗
教之反凡粘沒喝之黨連坐者甚衆粘沒喝恚悶絕
食縱飲而死 八月乙未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

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鄺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
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于都督府及御史
臺乃詔德還建康仍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
州瓊又訟德祉諭之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誑然
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闊畧况小

嫌邪當爲諸公辯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社
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于瓊瓊
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得社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
命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召瓊赴行在瓊
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社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
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
廷邪社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
仲福統制劉末衡皆死之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
降劉豫擁社北去距淮三十里社下馬立謂瓊曰劉
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社上馬社罵曰死則死於

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
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
心急策馬先渡社遂遇害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
中者社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劉錡吳
錫以兵追瓊不及而還社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
舍釋褐歷官所至有聲至是死難詔張俊自盱眙
移屯廬州於是張浚始悔不用岳飛言飛乞進討瓊
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初酈瓊擁呂社北歸
劉豫張浚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浚色不變曰
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遺死

武穆廢穆未略同

小人難識至此

好膽

士特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然。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亦賴以少安。九月甲子。上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曰顯肅。丁卯。韓世忠、張俊入見。乃命俊自盱眙移屯廬州。壬申。張浚罷。浚總中外之政。帝委任寔專。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酈瓊叛。呂祉死。浚不安。因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檜則善矣。近與共事。頗覺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初。靖康之難。粘罕駐軍青城。欽宗出狩。留而未返。時有汪若海者。以太學生上書粘罕。請息兵。講好。

奉還少帝其書慷慨激發反復數百言中有云下令如流水之源順人心也元帥亦知人心之所歸乎昨南門之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偃僂扶杖揮淚而言曰我生之初尚及仁宗我生之末乃遇聖君因望行在而顧衆曰今上寬仁似仁宗汝等當以死事吾老無能爲也今日當先死以爲諸公勸城中聞之不問老少無不歔歔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元帥豈可不承于天不和於人哉粘罕雖不聽然亦不罪也當時圍城中大小臣工噤不敢出一語而忠義奮激乃出於一儒生里父則平時

浚無所逃責

左僕射趙鼎

喪祭

肉食以謀人之國者果何如人哉帝嘗書若海名諭浚曰似此人才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丙子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上皇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翰林學士朱震因上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旣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叅議卒用御史趙渙

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震謝病乞祠尋卒震
字子發荆門軍人舉政和進士深於易學博洽詳雅
以廉正稱冬十月丁酉張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
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爲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
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
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
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
不下明日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
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
死地後有竒謀祕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

浚曾劾綱而綱乃抹浚心事
光明可知

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爲言。帝意解。遂以祕書少監分
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臣竊見張浚罷
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
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
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
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狗國之心。有可矜
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閏月丙寅。涪州處士
尹焞入見。命爲祕書郎兼說書。是月。張俊棄盱眙。
還建康。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爲蜀王。初。豫由粘沒
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

宋元史金卷之二
一
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
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术兀术得書大驚馳白金主
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亶曰
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
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
拔爲左都監屯太原撻不也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
戍陳蔡汝亳穎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
金主遂令撻懶兀术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
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术麾騎翼
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术從三騎突入

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迨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閭巷間宣言曰自今不僉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爲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此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

絕好機會

於二帥捷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
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
與家屬徙臨潢 岳飛奏乘廢劉豫之際擣其不備
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
北討皆不報 十二月癸未王倫還自金初倫將還
捷懶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
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
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祕書
省正字汪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
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

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爲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爲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逕一室蕭

金大明曆

然。饘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脩身講學為事。丁亥。復遣王倫奉迎梓宮于金。是歲金初用大明曆。司天楊紱所造也。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七十一 戊午一年

高宗十二

紹興八年

金天眷元年

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

幸平江李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

不宜輕動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

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

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

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

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
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
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
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
闔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
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
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
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
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
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

高宗憲臨安信如小說所云
錢武甫後身故耳

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
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 戊戌帝議還臨安張
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
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
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
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何故不可守遂求去出
知婺州 二月庚申以呂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大
使兼行宮留守 壬戌岳飛乞增兵不許 癸亥帝
發建康丙寅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
學士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

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謚文定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

猶有韓魏公風節

者也子寅宏寧 戊寅帝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一
日內侍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良獄花石之擾
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邪因奏其事帝改容謝之又
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
帝曰其人獻錢邪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
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於遠郡 已卯以戶部尚書
章誼爲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呂頤浩爲醴泉觀使
除尹焞爲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叅知政事
劉大中日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
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

觀留侍經筵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焯自代
輔臣入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
痛惜之趙鼎曰尹焯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櫝
曰震亦薦焯代資善之職但焯微曠恐教兒費力爾
進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 三月庚寅以禮部尚書

叅政劉大中

樞副王庶

右僕射秦檜

劉大中叅知政事兵部尚書王庶為樞密副使壬辰
復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
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
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
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

當局信不若旁觀

歸南歸北二語恰上好狀盡
露何見不相及耶

也。檜旣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甲午，陳與義罷。初，朝廷議與金和，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帝然之。至是以疾出知湖州。夏四月壬戌，詔王庶視師江淮。庶素有威望，臨發勞師於都教場，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以下悉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至淮上，遂移張俊下。張宗顏軍淮西，巨師古屯太平州，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泗州，緩急爲聲援。以劉錡軍駐鎮江以固根。

本 五月庚子禁貧民不舉子其不能育者給錢養
之 丁未王倫偕金使來初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
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
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
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折之曰
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
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撻懶訛魯觀
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
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充來議事
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砮館伴之砮以爲御史時嘗

此段至情天下亦宜體諒但
不可以議和而廢戰守耳

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
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砮曰第恐敵不以誠待
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
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
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
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
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
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
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
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

從其言衆議遂息烏陵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黃
金三十兩以賜 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 戊申

以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爲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夢得
奏防江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截
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堠七措置
積聚八責官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
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要
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宗弼犯含
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見俊請速
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不可

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 六月壬戌以衍聖
公孔玠僑居衢州賜田五頃以奉先聖祠事 壬申
賜禮部進士三百九十五人及第出身初諸郡鄉試
卷多解呈御覽福州陳脩作四海想中興賦有云葱
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
塵帝吟誦此聯凄然出涕黏之殿壁至是脩名在第三
帝曰卿便是陳脩今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
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詔出宮人施氏嫁之是科
得陳俊卿 以呂本中直學士院金使通和有司議
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儉約客館芻

粟若務充悅。適啓戎心。且成敗大計。初不在此。在吾
治政得失。兵財強弱。願詔有司令無乏可也。秋七
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
左正言辛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
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國耻未雪。義
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乃以母疾求補外。詔從
之。辛亥。彗出東方。求直言。晏敦復奏。昔康澄以賢
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毀譽亂真。直
言不聞。爲深可畏。臣嘗即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
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主之意。其惡直醜

皆為檜葦

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造為事端則能使四民遷業
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寵竊權簧鼓流
俗則能使廉耻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毀譽亂真
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漸以助
應天之實 八月甲子蠲江東路月椿錢萬三千緡
丁丑彗滅是月金始頒行官制初金太祖用漢言賞
左企弓等因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而其國用事
者未改女真官號斜也幹本當國勸用漢官制度畧
倣中國之制立省寺府司太宗嘗下詔改定而未畢
至是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宇文虛

中爲之參定其制。金以會寧爲上京，臨潢府爲北
京，會寧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按出虎水源于此，
故名金源，初稱爲內地，至是升爲上京，會寧府改遼
上京，臨潢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
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冬十月丁巳，罷參知政
事劉大中知處州。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
薦蕭振爲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
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
就矣。鄜延故將李世輔誘執金撒離喝來歸，世輔
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世

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
庶募間者世輔往應募有敵人夜宿陶穴世輔繩陶
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
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遷副將金人陷
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
恩乃爲彼用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
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
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
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兀朮以
萬騎馳獵淮上與世輔獨立馬圍場間世輔戒吳俊

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竒教世輔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首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撒離喝來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憇高原望追騎益多撒離喝搏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離喝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

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超營爲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甲戌趙鼎罷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帝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良貴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上聽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爲之辯帝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

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會殿中
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擊臣乃趙鼎意
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
言劉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
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入辭
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
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
自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
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
帝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

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以勾龍如淵
爲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
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
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
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
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
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
羣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
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
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

稱臣則以國降矣何以爲和議

志 丁丑金國使張通古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與王
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
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 汪藻
上所脩日曆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
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秩有
差藻升顯謨閣學士言者論其嘗爲蔡京王黼之客
奪職居末州始藻在太學與王黼有微隙後黼入相
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外論不知指爲黼黨累赦不
宥 出校書郎張嶠爲福建轉運判官時何掄以刊
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嶠故出嶠上疏略曰古之人

此後未通曉

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爲當然而更爲迂濶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爲今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寢成也十一月甲申以翰林

學士孫近叅知政事戊戌王倫入見辛丑詔曰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柰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

但欲濟國事耳。開乃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仁李彌、
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
胡瑄、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趙雍皆
極言不可和。吏部員外郎許忻上疏曰：金人始入寇
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
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
纍而死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皇帝嘗
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
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
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

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子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彼以詔諭江南爲名而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苦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

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
何以自處乎况犬羊之羣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
劫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
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遂致萬國痛心是
謂不共戴天之讐彼意我之必復此讐也未嘗頃刻
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方王倫之爲此行也雖
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爲國生事今無故誘狂
敵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寢誠可慟哭使賈
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古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之
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

惟外夷之欲是從。如今日事哉。脫或包羞忍耻受其
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
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
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讐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陛
下其審思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來
內外惶惑儻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說爲不妄金人之
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外夷之姦計而意外之虞將
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
乎國家亦嘗敗外夷於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之地

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國勢粗定故金人
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所請正
墮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携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而
非彼之利哉爲今之計獨有陛下憐然改慮布告中
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
梓宮在遠母后淵聖宗支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冀
遂南歸今敵之來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倫
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
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姦邪以振紀綱
以脩政事務爲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

庶乎可矣。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爲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黏罕之已死，外夷內亂，契丹林牙復立，故令金主復與我平等語，是皆行詐，欺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於前，而遽設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惟聽其甘言，遂忘備豫之深計？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今日之舉存亡所繫，愚衷感發，不能自己。望鑒其惓惓之忠，特垂采納。

更與三二大臣熟議其便無貽後時之悔 甲辰王
庶罷庶論虜不可和上䟽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
挾虜自重以爲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
節存趙時而忘此虜邪檜大恨庶因乞免僉書和議
文字且累䟽求去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辛
亥樞密院編脩胡銓抗䟽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
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
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
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
劉豫我也陛下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

以祖宗之位爲金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

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
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
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
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
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
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
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
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
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
折衝禦侮邪臣竊謂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

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
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
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
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
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
之檜迫于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
吳師古鋟其書于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
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
縣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奸諸君不以爲然
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邪 十二月己未

以李光參知政事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于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 戊辰王倫言金使稱詔諭江南其名不正秦檜以未見國書疑封冊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冊於是楊沂中解潛韓世良見檜曰朝論籍籍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句龍如淵至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

身之通金卷之三十一
日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
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
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
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
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
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
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
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
時尹焞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上疏曰臣伏見本朝
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

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
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
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
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
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
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
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
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
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
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

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况使人之來
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
臣切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
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
之耻尚何和之爲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
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侵尋脛削
天下有被髮左袵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
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人
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
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

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
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
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
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
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固辭新命李綱時知洪州聞之
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
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
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
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
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

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旣至遣使以迎梓宮承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

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
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
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
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
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
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
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
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
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况
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

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

金故設此疑以迫成和議耳非
真有立淵聖意也

谷樞院韓肖胄

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
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
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
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
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
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
壞和議不克而罷時劉豫旣廢金欲立淵聖于南京
以分中外以和定而止論曰秦檜主和或者以爲
逢迎上意余讀宋史至此不能不爲之愴然矣甲
戌以韓肖胄僉書樞密院事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一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一

三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二

宋紀七十二 己未

高宗十三

書 館

武進薛應旂編集

紹興九年

金天眷二年春正月

朔帝在臨安丙戌以

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

文畧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

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

未州上䟽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

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

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啣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

其身異同之外得體為甚

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
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讐隙
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
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
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
言獎諭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為賀表
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
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以陳
淵為右正言淵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
厚頒賚賜予之費太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

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礙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

行其學遂爲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
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
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仁對曰
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
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於
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
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 戊子遣判太宗正事士
瓌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脩奉陵寢初史館校勘范
如圭以書責秦檜力建和議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
不喪心病狂柰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

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旣入
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
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褒
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已益怒如圭遂謁告去岳飛
請以輕騎從謁諸陵洒掃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
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願往視之檜白
帝止其行 辛卯以尹焞爲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
觀兼侍講焞奏言臣職在勸講茂有發明期月之間
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召用守道

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祇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旣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放歸田里疏上以焯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焯

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張浚趙鼎既去
秦檜當國見焯前䟽力非和議及與檜書檜已不樂
至是得求去之䟽遂不復留 戊戌賜王倫同進士
出身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既又以倫爲東京
留守命倫交割地界己亥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
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
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
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
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聽命 二月癸丑以周
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

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秦陵至暴露
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 三月丙申王
倫至汴見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
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邠州渡
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 辛丑以樓炤僉書樞密
院事 夏四月庚戌朔呂頤浩卒頤浩字元直其先
樂陵人徙齊州以進士歷官至宰相其處苗劉之變
固亦有功而與李綱趙鼎不協幾於媚疾矣且又荆
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
爲東南患云 辛丑命樓炤宣諭陝西炤至鳳翔承

制以楊政爲熙河經畧使吳璘爲秦鳳經畧使屯內地以保蜀郭浩爲鄜延經畧使屯延安以守陝炤倚秦檜勢妄自尊大且好貨失將士心甲子以孟庾爲西京留守路允迪爲南京留守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已之非秦檜使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肅踰月罷知衢州五月丙午李世輔自夏來歸初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

人生擒撒离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世輔亦得報不
共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
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世輔圖之世輔
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乃還夏主大悅
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嚙訛爲陝西招撫
使世輔爲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
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
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嚙
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
本部軍歸國喇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

既到此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嚙訛
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世輔以所部
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
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
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
者斬于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
振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
于河池玠遣詣見樓炤于長安炤承詔以爲護國軍
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部
下二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六月庚戌皇后

邢氏崩于五國城。辛亥夏主乾順率子仁孝立。仁孝改元大慶號乾順曰崇宗。己巳吳玠卒。玠字晉卿德順人少沉毅有志節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士褒張燾還自河南初士褒至鄂岳飛請以輕騎

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秦檜白止之士褒出蔡頴
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日久隔王化不圖今
日復爲宋民遂入栢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
還詔封士褒爲齊安郡王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上
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必不可
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
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秦檜患之出燾知成
都府 秋七月金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
究王訛魯觀爲左丞相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相
與謀反事覺蒲盧虎訛魯觀皆伏誅以撻懶屬尊釋

不問金人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權刑部侍郎陳橐上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爲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卒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帑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謬悠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

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嚮應一舉以成大勲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秦檜憾之橐因力請去 丁亥王倫使金議事金帥兀朮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反金人執之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答而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

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
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
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
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
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邪乃遣
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
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
皇后邢氏之喪金人秘之乙巳以胡世將爲四川
宣撫副使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
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

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爲制將爾軍事一無
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
謝金以撻懶杜充爲行臺左右丞相八月撻懶謂
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降與杜充爲伍
邪遂復與翼王鶻懶等謀反事覺且疑撻懶與宋陰
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撻懶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
其黨皆死知邵州王彥卒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
縱喜讀韜畧當建炎初屢敗大敵威聲振河朔號稱
名將時方撓于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
治郡士議惜之冬十二月甲子李光罷初謂可因

和爲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以李綱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湔拔畀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旣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多少然數年之亟奮亟躋上累陛

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
重違遂允其請 金胡沙虎攻蒙古糧盡而還蒙古
追襲之大敗其衆于海嶺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二

浙江圖書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七十三 庚申一年

高宗十四

紹興十年

金天眷三年

春正月丙戌遣工部侍郎莫將等

使金初將為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

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為起居郎廷臣為侍御史朝

論大駭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

受命檜患之至是以將為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

迎兩宮使 唐文若以進士分教潼川府給事勾濤

薦以自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入見文
若奏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
廉耻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
陛下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
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遠惜此數
刻之對耶書奏翌日召對便殿帝大悅 辛卯李綱
卒于福州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卒年
五十八贈少師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
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
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

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史臣曰以綱之賢
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
於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
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
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
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
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爲語默若
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噉噉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
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
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二月辛亥以劉錡爲東

京副留守李顯南京副留守丁卯以孟庾知開封府
爲東京留守仇愈知河南府西京留守 三月胡世
將屢言金人必渝盟宜爲備 夏四月壬申韓肖胄
罷 五月己卯金兀朮撒离喝分道入寇兀朮以歸
河南陝西地爲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
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本然之及撻懶誅遂大
閱國中兵於祁州命兀朮自黎陽趨河南右監軍撒
离喝出河中趨陝西兀朮率孔彥舟等入汴遣烏祿
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路
允迪皆以城降權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

縣皆降。拱州守臣王慥、亳州提轄魏經死之。撒离喝入同州，趨未興軍。權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鄜延諸路，撒离喝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震恐。秦檜以其言不讐，甚懼，謂給事中馮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吳璘敗金人于扶風。初，胡

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
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
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
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遂遣
諸帥分據渭南尋詔世將移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陝
西諸路軍馬時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
旣而撒离喝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
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旣敗入
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七人
撒离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离喝還鳳

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東
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初錡赴東京率所
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
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
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
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
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
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
爲守禦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
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

擊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

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經畫方六日而金兵已涉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數十人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許清輩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

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
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
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
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啣
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詔如市井兒以爲戲
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
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詔聲即聚金人益
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术在汴
聞之即索靴上馬趨騎急行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
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

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
聲方振縱衆寡不侔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
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
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
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
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
汝縲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
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
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一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
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

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
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术
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
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
敢當我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
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
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
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
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
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

木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徃徃困乏。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營去。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二人

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木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

汴旣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
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
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
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先是劉錡告急帝命
岳飛馳援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
度飛乃遣王貴牛臯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
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
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
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
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

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所遣諸將李
寶牛臯相繼敗金人于京西樓炤罷時秦檜力主
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營諭指班師閏
月撒离喝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
撒离喝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
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谿嶺胡世將又遣
王彥揚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撒离喝還屯鳳翔
旣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爲陣乘虜壁未定奮兵
擊敗之奪其兵馬甚衆撒离喝走還鳳翔岳飛遣
統制張憲擊金韓常於穎昌又復淮寧府郝晟復鄭

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
他將所至皆捷金人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
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
遁走詔興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未安軍

韓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老哀金帛以犒軍勝不
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
荷鋤而觀張俊遣統制王德援潁昌兵還就檄德
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金遊騎遇遂入
城偃旗卧鼓遊騎引去德因潛師趨宿州夜半薄金
營金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遙謂金

人曰吾與爾小大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糜碎爾何
爲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守將馬秦馳入城閉門
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遂降宿州平德乘勝趨亳
州與俊會于城父時酈瓊與葛王烏祿在亳聞德至
日夜義未易當也即遁去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
威已振請乘勝進取俊不從而還初欽宗時德以十
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于朝欽宗問
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義耳由是人呼爲王
夜義 秦檜惡趙鼎居越偪已徙知泉州又諷司諫
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提舉洞霄

泰王改雨

官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
王次翁論其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
軍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
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秋七月丙午以王次翁叅知
政事秦檜薦次翁爲中丞故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
力爲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术次翁懼檜得
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
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
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由是益
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 已酉岳飛留大軍于

五方通鑑卷之三十三
穎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詈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郟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术以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术憤甚合師十二萬次

于臨穎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
殺二千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獲屍焚之
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
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
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
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
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行忠義
及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
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
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

鬼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
行視諸陵葺治之 癸丑以楊沂中爲淮北宣撫副
使劉錡爲判官 先是紹興五年岳飛遣梁興等布
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
待王師至是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金人動息
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開德澤潞晉
絳汾隰之境皆約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
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
焚香迎候者克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
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

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其龍虎大王之將乞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金將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必欲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

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
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
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
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瞧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
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
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朮
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
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
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
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

兀术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术遣兵追之不及而河
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
已而入覲帝問之飛但拜謝而已 八月壬申朔貶
秘閣脩撰張九成等官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
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
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闔州學教授毛叔度嘉
州司戶叅軍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
言無隱及爲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于趙鼎
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
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

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苟
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
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
檜尤惡之九成旣謫邵州交游皆絕惟汪應辰通問
及其喪父衆猶攻訐而應辰不遠千里徃弔人皆危
之 丁亥楊沂中兵至宿州金遣間告敵騎數百屯
柳子鎮沂中自將五百騎夜襲之不見敵而還金人
以精兵伏歸路沂中軍潰遂自壽春走歸泗金人屠
宿州 九月壬寅朔遣使諭韓世忠罷兵時諸大帥
皆還鎮 金殺其左丞相谷神右丞相蕭慶 冬十

月金撒離喝陷慶陽河東經畧使王忠植死之忠植
本河東太行義士以復石代等十一州功授河東路
經畧安撫使及撒離犯慶陽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
將檄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
忠植詣撒離喝使甲士引至慶陽諭降忠植佯許之
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虜所
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離喝怒
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萬年以城降後
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謚義節是月臨安火十
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爲衍聖公時金主興禮樂立孔

至此南北之局遂定

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郎璠遂
封之 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金既取河南
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
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
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
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於
村落間

不元通鑑卷第七十三

浙江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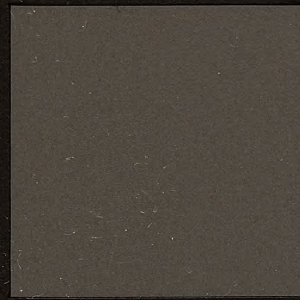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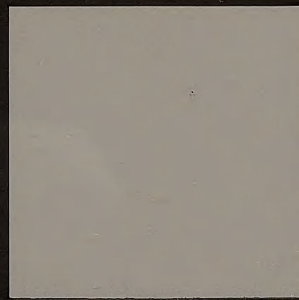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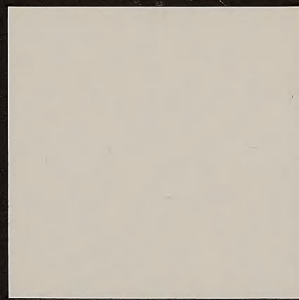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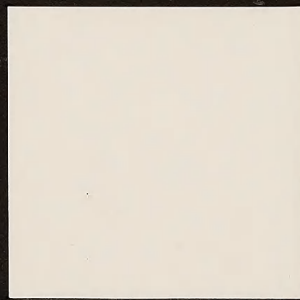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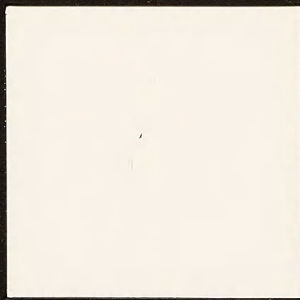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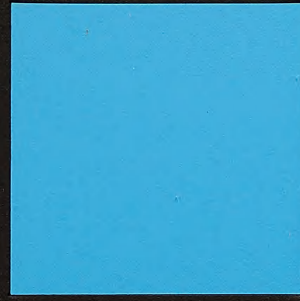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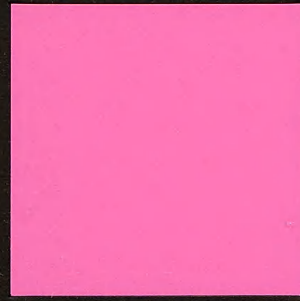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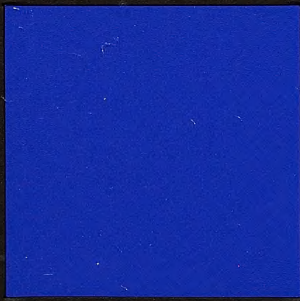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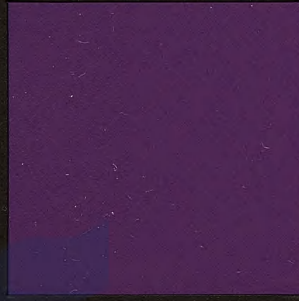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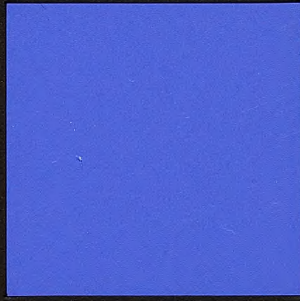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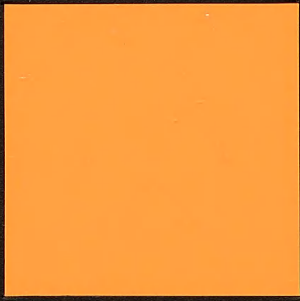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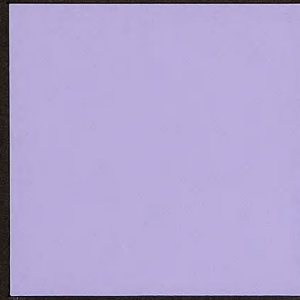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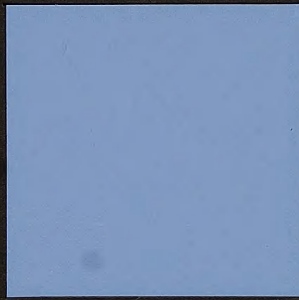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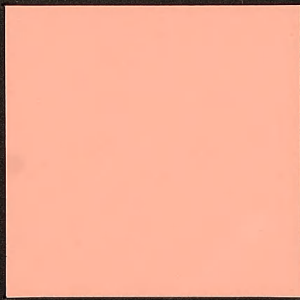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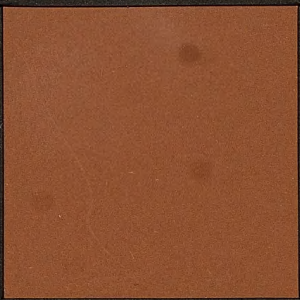
甲登記號：029992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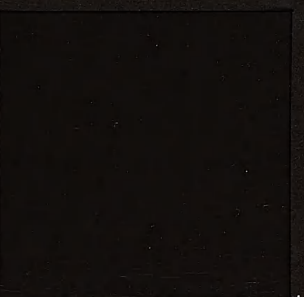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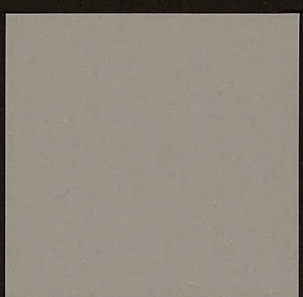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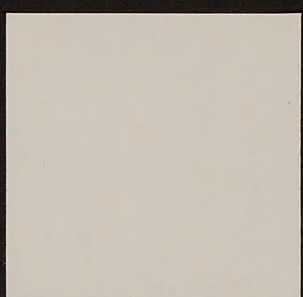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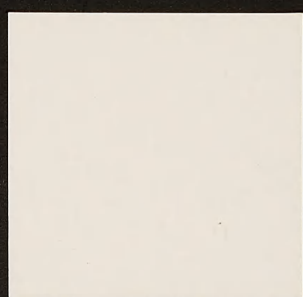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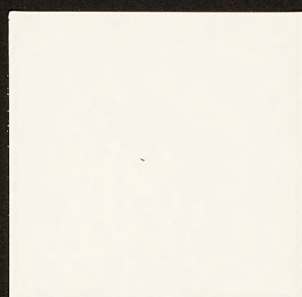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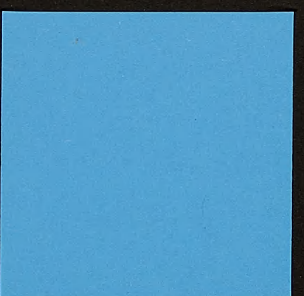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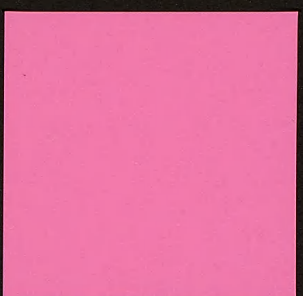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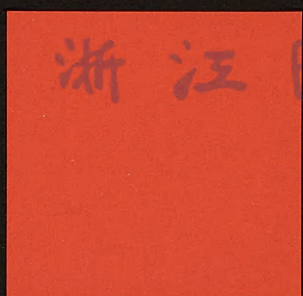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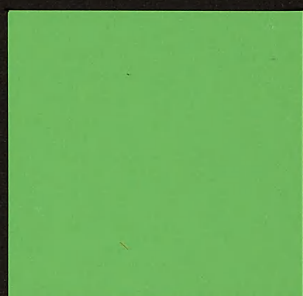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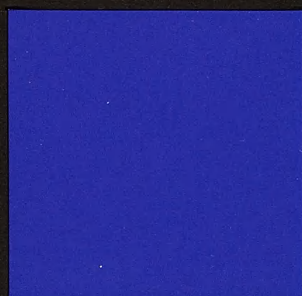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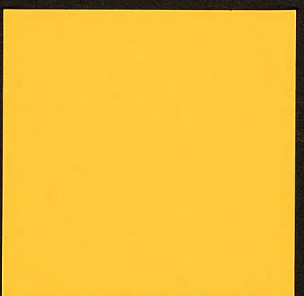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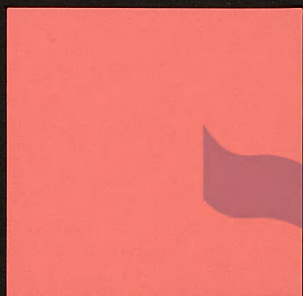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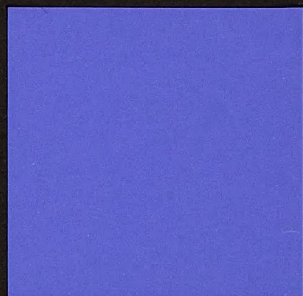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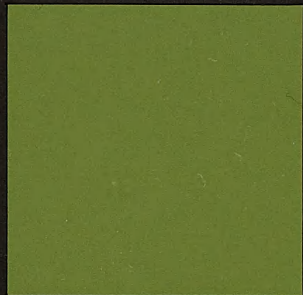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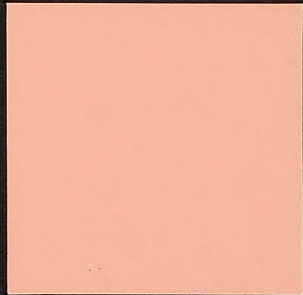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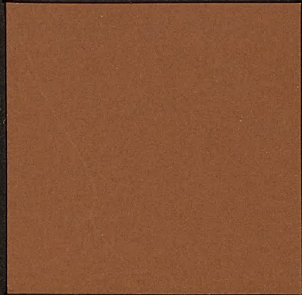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100mm